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五　廿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四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二苾芻一名蘇師子二名娑蘇達多共為知友情義相順時蘇師子有好大鉢娑蘇達多有好小鉢彼於異時俱並食訖一處洗鉢時蘇師子取娑蘇達多小鉢安大鉢中作如是語具壽娑蘇達多若人有此二鉢足得省緣修諸善品娑蘇達多曰汝若欲得何不取之時娑蘇達多於一聚落有少緣事語蘇師子曰具壽我於某處有小緣事有能為我辦是事者我持小鉢與之問曰汝言實不答曰實與時蘇師子聞此言已便欲為去覆生悔念勿由此緣令同梵行者作如是說蘇師子與他客作遂不復行時蘇師子於彼聚落有緣須去遂作是念我為自事并辦彼緣斯亦佳矣即便往彼了其二事還告娑蘇達多曰汝彼聚落所有營務我已為

辦宜授小鉢婆藪達多曰汝自緣去
非為於我我之小鉢誰能與汝藪師
乍曰汝不與者我當自取婆藪達多
曰汝若合得何不取之時婆藪達多
有緣出外藪師乍即取小鉢安已鉢
中婆藪達多婦不見鉢問言具壽誰
將我小鉢去藪師乍曰是物主將去
婆藪達多曰是誰之物曰是我物婆
藪達多怒曰汝賊心取得波羅市迦
藪師乍聞已追悔即以此緣告諸苾
芻諸苾芻白佛佛問藪師乍汝以何
心取他小鉢具以白佛佛言此苾芻
作已物心取鉢無犯然諸苾芻不應
受雇與他作務若慱換作業乃求福
作無犯苾芻受雇作務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難勝一名月
護共結親友言談得意其月護衆所
識知有大福德多足衣鉢鉢絡要條
難勝少有知識但畜三衣而復破弊
有餘苾芻告言具壽汝今何故少欲
著此破衣不能覆體為有而不著為
無可得耶難勝荅曰我無得處告曰

宗卞

何不乞求眷曰誰肯捨三寶聖衆施
我凡人彼便告曰月護苾芻是汝親
友言談得意多有衣鉢鉢絡帶條何
不從乞難勝曰彼不肯與告曰汝先
從彼乞求未難勝曰聞彼慳恡我不
從乞告曰豈涉渡者遥聞水聲便脫
靴履汝但往乞或當見與既聞勸已
往月護所告言具壽當施我鉢月護
報曰我不相與難勝曰不與我鉢可
與我僧伽胝月護曰我豈是汝守庫
藏人索鉢不得又不見大衣乃至少縷
尚不相與況復衣耶時難勝聞已心
生忿怒曰彼有作務我常為先何故
我今從乞云不與縷若我不能惣奪
彼物者我即不名為難勝也從此作
意欲取其物遂見月護自染衣服難
勝至其所告言具壽我今亦欲助汝
染衣彼言甚善當助我作難勝為彼
滌衣摩按翻覆觀察其衣月護見已
便作是念看彼意趣翻覆我衣子細
觀察必定有心偷我衣去既起疑心
滌衣乾已置衣帒中枕頭而臥是諸
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作意而住

是時難勝告月護曰我等俱行共修
善品月護報曰汝且前去我身疲倦
隨後當行彼聞便去是時月護便作
是念我若去者必當失衣我若不去
闕修善品作何方便得不失衣復修
善業即以自衣帒安彼頭邊持彼衣
囊枕頭而卧時彼難勝既作業已還
來偃息是時月護告難勝曰具壽可
起共修善品荅曰我已作了疲勞蹔
息汝當起作月護便去難勝念曰我
且觀時堪得行未時既將曉於彼頭
邊取其衣帒出門而去便作是念我
試觀察是何色衣令我犯波羅市迦
耶開帒乃見便是自己破弊故衣遂
生憂惱作如是念我為自衣犯他勝
罪非出家行當噉鐵丸復作是念我
今且往問佛世尊若堪住者於世尊
所修其梵行若不堪者當作白衣作
是念已往世尊所是時世尊於彼无
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為說法尒時世
尊遥見難勝来告諸苾芻曰汝等見
彼苾芻從外来不白言已見佛言此
癡人難勝盜取己衣得窣吐羅底也

宗

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若盜心取有此
過失是故苾芻雖已衣鉢不應以盜
心取若盜取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二苾芻尼一住東方一住南方其東
方苾芻尼前行南方苾芻尼從後是
二苾芻尼俱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
面坐佛為說法彼聞法已礼佛而退
時東方尼在前而去以僧伽胝置在
肩上其衣欲墮南方尼見告言聖者
衣欲墮時東方尼前行思法復為方
言有異不相領解不覺衣墮時南方
尼便取其衣作如是念我今若與者姊
彼專思待到住處我當授與既到住
處時東方尼遂於房外疾洗足已便
入房中半加而坐時南方尼復作是
念若我今時與彼衣者還復同前廢
修善品待出定已當付其衣遂於已
房置衣架上時東方尼至旦告弟子
曰將我僧伽胝来我欲乞食弟子入
房遍觀架上不見師衣還白言聖者
不見僧伽胝師曰可詣南方尼處求
覓弟子至彼房中見僧伽胝在衣架

上問曰誰將衣来置此架上南方尼曰是我將来弟子曰何故將来以事具荅時彼弟子與南方尼先有嫌隟怒而告曰汝以賊心偷此衣来置已房內汝得波羅市迦時南方尼即作是念豈非我實犯波羅市迦耶具以此緣告諸苾芻尼尼白苾芻衆苾芻白佛佛問南方尼曰汝取衣時可不告彼白佛言我雖言告彼不須解佛言方言有異不相領解者無犯然此過失皆由拾得他物久不還主而自貯畜由此緣故若苾芻苾芻尼拾得遺落衣物不應久持若久持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見他遺物知是某甲苾芻許便詣彼房扣門而喚彼便出定告曰是誰荅曰具壽我於某處拾得汝衣汝可領取時彼告言具壽寧我此衣被賊將去豈緣此故令汝扣門驚我勝定時彼苾芻便生追悔作如是念豈非我今驚彼靜慮而獲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為小緣起他勝定若得遺物將詣主邊以

繩懸置令後取得勿驚寂定若異此
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見他遺物識
知是某甲苾芻許便持此物詣彼苾
芻告言具壽此是汝物我拾得來汝
當領取時彼物主與此苾芻先有嫌
隟告言非汝拾得故作賊心偷盜我
物汝可依法而說其罪時彼苾芻心
生追悔非我緣此而獲罪耶以此因
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
芻無犯然諸苾芻得他遺物應可持
付知僧事人其知事人得此物已於
數日中應可再三以物白衆本主索
者可即將還若無認者入四方僧隨
衆受用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世羅尼弟子　試他從乞油　目連作神通
取還長者子　畢隣陁婆蹉　取兒并護物
廣敘其緣事　隨說可應知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有阿羅漢苾芻尼名曰世羅斷諸煩
惱時有賣香童子見世羅尼深生敬
重往就其所慇懃致礼白言聖者所
須之物於我家中皆隨意取所有言

教我皆頂受時苾芻尼告曰賢首善
哉願汝無病後於異時世羅苾芻尼
身嬰重病不能乞食有餘苾芻尼巡
行乞食時賫香童子見而致礼問言
聖者世羅苾芻尼何因不見報言賢
首彼身染患童子告曰聖者我先白
言若有所須隨意取用曾不見来從
我求覔彼有所須願尊為取彼便報
曰如是賢首願汝無病作是語已捨
之而去如是乃至三返慇懃請與時
有少年苾芻尼便生是念我屢聞此
童子所言我宜試之為虛為實便持
小鉢授與童子告言賢首聖者世羅
今須少油時彼童子有新壓油盛滿
小鉢授與彼尼告言聖者更有所須
隨意来取時苾芻尼受已而去即以
此油塗世羅身遍及手足油並盡
世羅病愈便行乞食時彼童子見便
礼足白言聖者久不相見尼便報曰
我比嬰患白言聖者先已言請若有
所須於我家中皆隨意取曾不違信
從我求覔唯見一尼云聖者患從我
取油我以新油盛滿小鉢持付彼尼

世羅報曰善哉童子願汝无病言畢
而去次第乞已還本住處告諸少尼
曰是誰就彼賣香童子持油鉼來有
尼報言聖者我行乞食見彼童子再
三告我聖者世羅我已言請若有所
須皆隨意取曾不見來從我求索若
彼世羅有所須者願為持去我便生
念應可試之驗其虛實即持小鉼授
與童子告曰聖者世羅今患須油時
彼童子盛滿新油而授與我我得油
已將至房中而為聖者塗身手足尋
皆用盡時世羅尼告少尼曰我曾令
汝就彼童子取覓油不少尼答曰不
曾使我時有餘苾芻尼與此少尼先
有嫌隙聞此語已告世羅曰聖者今
此少尼緣仁疾苦豈但一處擅取於
油室羅伐城遍皆求乞他勝之罪其
數難知時少尼聞此語已生追悔心
豈我實犯他勝罪耶以此因緣白諸
苾芻尼諸苾芻尼白苾芻眾諸苾芻
白佛佛問彼少尼曰汝以何心從彼
乞油白佛言我於童子而起試心佛
告苾芻若作試心此苾芻尼無犯然

諸苾芻苾芻尼不問病者不應為乞
若乞取時問病者曰為向衆僧養病
堂處而求藥耶為請信心及親族處
若親族多者於誰處求隨所指示應
為求覓若苾芻苾芻尼不問病人而
為乞求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
時具壽大目乾連於日初分執持衣
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至給孤獨
長者宅是時長者教其兒子讀誦外
典聲明雜論時大目連見彼長者教
其兒息讀誦外典告曰長者此諸童
子讀習何書長者白言阿離耶此是
外典告言長者夫外典者如鑽石榴
子若作得終不堪食習學外書亦復
如是徒費功勞終無所獲不由此故
而能出離入正定聚斷諸煩惱然佛
所說初中後善若解了者能趣涅槃
何意不教習讀佛法長者白言聖者
無人能教尊者報曰我當教讀長者
白言善哉聖者幸為教示便告子曰
汝今宜往逝多林中詣尊者處而學
佛法童子唯然受教時彼長者於日

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五　第十張

宗

日中與其童子瓔珞嚴身并諸侍從
往給園中聖者目連處受學佛法然
其國內於秋初時常有迦粟底迦賊
當諸苾芻夏安居竟時諸秋賊共相
議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於此年中
不假劬勞豈是衣食安樂受用我聞
給孤獨長者於日日中常令兒子身
具瓔珞往給園內詣聖者目連處受
學佛法可於中路共劫取之聖者謂
子在長者宅長者謂兒在聖者處各
不相知未即求覓我等若能偷得是
兒當盡形壽為我僕使如不得者取
其瓔珞嚴身之具我緣此故不假劬
勞得受安樂共為計已即於中路而
待童子見具瓔珞欲往園中遂便共
劫童子時彼從者見賊將去奔走歸
舍告長者曰受業童子被秋賊劫將
是時長者即便急往勝光王所白言
大王我子被秋賊劫去今從大王欲
乞此子時王聞已勅毗盧宅加曰汝
宜急去掩捕秋賊覓長者子時毗盧
宅加與給孤獨長者先有嫌隙雖奉
王教未為急行時有一天於聖者大

宗字

目連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信
之弟子被秋賊將去可為急計時大
目連便作是念此之童兒我若不拔
子與父母皆生離苦不敬信人聞而
心悅其敬信者或生退轉往來之者
被賊將去誰復更肯入逝多林我今
宜可速現神力取彼童兒作是念已
聖者目連現大神通化作毗盧宅加
軍衆於其四方擊大戰鼓時彼秋賊
忽見軍圍悉皆驚怖作如是言仁等
當知毗盧宅加與諸軍士四面圍合
當棄小兒免被囚執即棄童子逃走
而去是時聖者大目乾連遂攝神力
於其路側宴坐樹下時彼童子隨路
而來問言童子汝何處來白言聖者
我被秋賊將去誰奪汝來是毗盧宅
加報言童子可急歸舍汝之父母極
生憂惱明日可來依舊受業是時童
子受教而歸時毗盧宅加嚴整四軍
爲馬車步出室羅伐城見彼童子問
曰汝何處來答言我向逝多林於其
中路遭秋賊劫去誰取汝來報言是
毗盧宅加將軍毗盧宅加便作是念

我始欲去云何而言是我取来豈非
别有大德聖者具諸威力取是兒来
問童子曰尒於彼處見有何人童子
荅言我於路側見聖者大目乹連䚷
盧宅加念曰是彼大德神力取来餘
無能者如是知已心生歡喜高聲唱
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於我國中得
有如是大智聖者具諸威力於現法
中及未来世諸漏永盡作斯讃歎還
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因事出城於
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讃歎誰荅曰歎
仁聖衆我等何事令仁讃歎荅言給
孤獨長者子被秋賊將去聖者大目
乹連以神通力奪其子来六衆報曰
汝愚癡人我輩雖有如是神力人不
敬信然有於彼拔髮癡人露形外道
心生敬愛若彼露形見此事者為彼
秋賊指其出路䚷盧宅加聞已黙然
是時六衆苾芻難陁鄔波難陁共相
謂曰我等且已善荅其事然少欲者
令現犯罪我等往彼令其悔過便還
住處飯食已訖詣聖者目連所先致
敬已白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詰問

宗卞

報言隨意白言上座給孤獨長者子
被秋賊將去仁奪將来其事上座實報
言是我將来白言我先具知上座已
住靜慮受解脫樂我實不知雖有慈
悲而不能普於弟子處慇念將来於
彼秋賊令生恐怖又他所攝物强奪
令歸仁今犯罪可如法悔咨言具壽
我不見罪是時六衆乎相識曰仁等
當知如世尊說不見罪者當與此人
作捨置羯磨便往至彼知事人所報
言具壽應鳴揵稚今欲作捨置羯磨
授事問曰所作為誰報言有少欲者
實自犯罪而不悔過我今為彼作捨
置事尒時身子為衆之首告授事人
曰无令有人於最勝法中欲作裹損
又問言具壽與誰作遍住法或覆本
遍住意喜出罪咨言更無別事但為
聖者大目連犯罪不見欲作捨置羯
磨身子報曰具壽勿以小緣見惱者
德然薄伽梵是一切智見於无上智
境得大自在能斷他疑汝可詣問如
佛所教我當奉持時諸苾芻以事白
佛佛知時而問廣如上說尒時佛告

大目連曰汝以何心現神通力取彼
童子是時目連以事白佛佛告諸苾
芻目連苾芻作如是心現神力者無犯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
陁婆蹉娚甥於其舍中習讀外典時
畢隣陁婆蹉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
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妹夫舍見兒學
業問妹夫曰此兒讀者是何書論荅
言外典尊者令棄外學勸習佛經便
為妹夫親教兒子廣說如上乃至具
諸瓔珞往竹林中被秋賊劫將安置
船中沿流欲去時彼從者見賊將去
奔走歸舍白大家曰受業童子被秋
賊劫去時彼妹夫即便急往影勝王
所白言大王我子被秋賊劫去今從
大王乞子時王勑彼未生怨曰汝宜
急去掩捕秋賊覓婆羅門子時未生
怨與婆羅門先有嫌隟雖奉王教未
為急去時有天女於聖者畢隣陁婆
蹉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仁之
娚甥被秋賊將去時畢隣陁婆蹉便
作是念此之娚甥我不救者子與父
母各生離苦不敬信人聞而心悅其

敬信者或生追悔往来之者被賊將
去誰復更肯入竹林中我今宜可現
神通力作是念已聖者以神通力到
彼船邊令彼賊船不能得去時彼秋
賊作如是念何意我船不復前進而
於岸邊見聖者畢隣陁婆蹉佇立而
望時賊告曰聖者何因惱我報曰汝
以惡法而惱於我非我惱汝若我不
證如是聖法婆羅門子永被將去賊
言聖者我放此兒任意収取即令上
岸是時聖者遂攝神力告甥甥曰汝
可速歸見汝父母明當受業童子於
路逢未生怨嚴整四軍出王舍城路
見童子問曰汝何處来荅言我向竹
林於其中路被賊劫去誰取汝来荅
言是我舅畢隣陁婆蹉時未生怨心
生歡喜高聲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
利於我國中得有如是大智聖者具
諸威力於現法中及未来世諸漏永
盡作是讚歎還王舍城時六衆苾芻
因事出城於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讚
歎誰荅曰歎仁聖衆我等何事仁今
讚歎荅言婆羅門子往竹林中被賊

將去聖者畢隣陁婆蹉以神通力奪
得其子六衆報曰汝愚癡人我輩雖
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拔髮癡
人露形外道反更於彼心生敬信若
彼露形見此事者為彼秋賊指其出
路時未生怨默然無對時六衆苾芻
難陁鄔波難陁自相謂言我等且巳
善荅其事然少欲者令現犯罪我等
往彼令其悔過便還住處餅食巳訖
隨次致敬巳詣聖者畢隣陁婆蹉所
白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詰問報言
隨意婆羅門子被秋賊將去仁奪將
来其事虛實報言是實我取將来白
言我先具知上座巳住靜慮解脫勝
樂我實不知有慈不遍於親族處慇
念將来於彼秋賊心生不忍又他所
攝物强奪將来仁既犯罪可如法悔
荅言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互相
議曰仁等當知如世尊說不見罪者
當與此人作捨置羯磨授事者誰可
鳴揵稚應為此人作捨置羯磨便往
至彼授事人所報言具壽應鳴揵稚
授事問曰所為何事報言為少欲者

來便洗手足至常坐處整容而坐王
前礼足在一面坐白言聖者何自執
勞荅言大王夫出家者皆自執務我
既出家欲令誰作王言若如是者我
為聖者供給事人白言大王願王無
為聖者供給事人時具壽畢隣陁婆
病長壽如是乃至五返皆如上白我
蹉有一弟子為性質直便白王曰自
從大王許親教師供給事者若我本
師依大王言捨不修理所有房舍皆
已破壞王便報曰聖者豈我已曾許
給事人耶白言大王非唯一度如是
至五王國事繁忘不能記王之常法
但有出言臣必書記問記事人曰我
實曾許給事人耶荅言實尒已經五
返若如是者當合罸我我今應與五
百淨人以充給事便告大臣曰宜給
聖者五百使人時畢隣陁婆蹉而白
王曰大王我緣出家捴捨給事今得
使者欲何所為白言聖者為僧衆事
當可受之若如王言我當白佛王言
聖者可往白佛時畢隣陁婆蹉以事
白佛佛言若為僧衆當可受之時畢

作淨人之坊簡異其人無令雜乱聖
者報王我當白佛王言可尒時畢隣
陁婆蹉以事白佛佛言我今聽許造
淨人坊時諸苾芻不知何處應造佛
言王城精舍於此中閒閙喧聲處當
可造立時諸苾芻受佛教已往白大
臣令於此處奉世尊教造淨人坊是
時大臣便白王知王言隨佛所教大
臣遍告諸淨人曰僧今為汝別造住
處汝等今可怱就彼住淨人聞已即
往其處共造住坊安置已訖是時淨
人常往竹林充僧給使時苾芻衆告
諸人曰清淨之業應可作之不清淨
事皆不應作由作淨業故曰淨人若
防護住處名守僧園人彼清淨人及
守僧園人每日皆往竹林中諠乱苾
芻妨修行業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
芻勿令恒集有事應喚若無使役令
住本坊時諸苾芻又白佛言彼諸淨
人所須衣食如何給濟佛言為僧使
者可給衣食不駈使者勿與衣食有
老病者可給衣食并諸藥餌後於異
時鄔波難陁次知僧事告諸淨人曰

賢首我是知僧事人汝等明旦早来
入寺尒時王舍城內於諸苾芻夏安
居竟常有迦栗底迦賊此諸秋賊共
相議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不假納
勞於此年中豊足衣食受用安樂彼
秋賊中有一作人曾被苾芻駈使諳
知僧事告諸賊曰竹林園處有淨人
坊多有財物共往刼取於此年中我
等豊樂一賊告曰彼諸苾芻是淨人
主巡門乞匃尚不充軀況此淨人得
有財物其賊報曰汝等不知諸苾芻
等雖常乞食恵施者多復自經求計
其財物王舍城人亦不能及況諸淨
人豈無衣物是時群賊僉議已定即
於其夜詣淨人坊欲刼其物時有天
人於聖者畢隣陁婆蹉處深生敬信
往白聖者曰有諸秋賊刼彼淨人聖
者慈悲願為擁護時畢隣陁婆蹉便
作是念我不擁者令彼淨人心生愁
苦廣說如上我今宜可現神通力作
是念已於淨人坊化作鐵牆周匝圍
遶是時賊徒持所盜物欲出其坊但
見鐵牆堅無出路心生惶怖棄所盜

物於須臾頃不見鐵牆是時賊徒還
持盜物所化鐵牆忽然復現如是至
七賊相謂曰汝等知不必有聖者具
大威德護斯物故現此神通我應棄
物急共迸竄時賊以物聚之一處悉
皆奔走淨人覺已竟共諠聲唱言被
賊彼既失財共生憂惱遍遶住坊求
覓其物遂見衣物聚在一處便生歡
喜即持其物各還舍中守護而臥是
時彼天於其夢中告諸人曰汝等不
被秋賊之所刼盜皆是聖者畢隣陁
婆蹉神力所致既至天明共相謂曰
我等免失財物皆是聖者恩力更無
餘人能起慈念我等宜應略申供養
咸共洗沐著鮮白衣塗飾香鬘持供
養物詣竹林中時鄔波難陁晨朝起
已執持鑰欲開寺門屏除燈燭塗
掃堂宇敷設座席於窣堵波香花供
養昇上閣鳴健稚四顧而望遙見諸
人著鮮白衣香鬘莊飾鄔波難陁便
生是念彼諸來者是何居士商主富
人晨朝至此既近門已知是淨人鄔
波難陁便生瞋怒遥告之曰我未令

宇

汝晨旦早来何因至此淨人白曰聖
者我等昨夜若無聖者畢隣陁婆蹉
慈悲護念我等財物被賊偷盡歸彼
難陁告淨人曰汝恃彼力竟騁諠譁
我為彼人作治罰法作是語已便呼
六衆共詣聖者畢隣陁婆蹉所白言
上座頗見容許欲有詰問荅言隨意白
言於淨人坊所有財物被賊偷去神
力奪留是事虛實荅言實尒白言我
先知上座已住靜慮解脫勝樂然我
不知雖有慈悲不能普及於淨人所
慜而護念於秋賊處圍以鐵牆又他
已攝物强奪而留仁既犯罪可如法
悔廣說如上乃至鳴揵稚欲為捨置上
座舍利子令其番察諸苾芻白佛佛
告畢隣陁婆蹉曰汝以何心現神通
力留淨人物畢隣陁婆蹉具以事白
佛佛告諸苾芻畢隣陁婆蹉若作此
心現神力者無犯又無犯者冣初未
制戒癡狂心乱痛惱所纒不與取學
處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